

倒进浴盆，偌大个浴盆内倒进一壶热水仅够铺底。并且这样的房子，厨房往往在底层，提一壶热水走上楼梯总有点冒险的味道。房间里的壁炉成了装饰，且还妨碍面积的使用。映着壁炉深思冥想的美丽图画，隐退到极远的历史中去了。”本世纪初的思南路上老洋房，许多人和许多房子，还是这般模样。譬如思南路61号住了11户，到2000年思南路改造搬迁时，人口已达31人。

2003年12月，上海市政府将当时的徐汇区建业里、卢湾区思南路47、48街坊、长宁区新华路211号到329弄等8处地区，正式列为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建筑，进行保护与整治的试点。随后，就有了思南路老洋房的整体保护。通过房屋置换，迁出居民，然后进行修旧如旧的整体修复改造。

在孙甘露看来，思南路老洋房，是上海这座城市特别值得一读的区域——当年这一片，除了政治经济名流之外，也有一些文化人士居住。

思南路81号是《孽海花》的作者之一曾朴的旧居。复兴中路517号是冯玉祥旧居，柳亚子先生曾两度居住于此，在此编书。复兴中路512号则是大画家刘海粟故居。复兴中路573号的二楼亭子间，是钱钟书、杨绛、钱瑗一家三口1941年至1949年的家。在这里，钱钟书创作了小说《围城》。

杨绛先生曾如此记述《围城》写作的缘起：“有一次，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，回家后他说‘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’，我大高兴，催他快写……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，或熏得满眼是泪，或给滚油烫出泡来，或切破手指。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《围城》，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。”

如今行走在思南公馆区域，回想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，回想文化老人当年在此生活、创作的甘苦，在孙甘露看来，思南读书会恰能让这些老建筑活化起来。

恰如《这里是上海：建筑可阅读》前言里所写道的，“人们常把建筑视作印刻城市文化特征与时代风格的一个载体、一个见证。什么样的城市，孕育了什么样的建筑。同样，什么样的建筑，也塑造了什么样的城市。某种意义上，建筑就是城市本身”。

在思南公馆，可以阅读梧桐树下的老洋房，而到了步高里，又能阅读老弄堂里的石库门，这是在阅读一处处名人故里、历史遗存。而在杨浦滨江，一度，这里成为“工业锈带”，可如今，杨浦区在杨浦滨江段推出“无线感应阅读”功能，游人只需戴上耳机，就能在靠近滨江工业遗存建筑时，听到建筑的中英文讲解——此地堪称露天的近代工业建筑博物馆。2019年上海城

市空间艺术季永久留存下来的21件公共艺术作品，使得杨浦滨江成为不少潮人的打卡地，颇有“生活秀带”的意思。

从莫干山路50号信和纱场、国营第十二毛纺厂旧址改作M50创意园，到南市发电厂变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，再到杨浦滨江的工业遗存改造，上海的老厂房改造历程，也是一座老建筑活化的过程。“老厂房一定是上海近代以来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着上海一轮一轮城市更新，一些老厂房失去了原初的功能，但是随便拆毁，从历史文脉中抹掉，是可惜与不应该的。如何让老厂房具备新功能，是一个新课题。”《这里是上海：建筑可阅读》编委之一、同济大学教授汤惟杰对记者如此说道。

懂城，感受沧桑变化

9月12日晚7时30分，2020年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暨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开街活动开始，一座小小的新广场在南京东路近江西中路处揭开面纱——“1882广场”。

1882年7月27日，当时在华最有名的英文报纸《字林西报》发出一则消息——“这些电灯装在好几处地方，有一盏装在南京路江西路转角……以上这些都是上海电气公司第一次灯展取

2020年9月12日19点，上海市南京东路江西路路口“1882”广场上，随着“华夏第一盏灯”复刻模型翻新移位后首次被点亮。

